

序

尝记《博物志》云：“汉刘褒画《云汉图》，见者觉热；又画《北风图》，见者觉寒。”窃疑画本非真，何缘至是？然犹曰：“人之见为之也。”甚而僧繇点睛，雷电破壁；吴道玄画殿内五龙，大雨辄生烟雾。是将执画为真，则既不可；若云膺也，不已胜于真者乎？然则操觚之家，亦若是焉则已矣。

今小说之行世者，无虑百种，然而失真之病，起于好奇。知奇之为奇，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。舍目前可纪之事，而驰鹜于不论不议之乡，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，曰：“吾以骇听而止耳。”夫列越石清啸吹笛，尚能使群胡流涕，解围而去。今举物态人情，恣其点染，而不能使人欲歌欲泣于其面。此其奇与非奇，固不待知者而后知之也！

则为之解曰：“文自《南华》、《冲虚》，已多寓言；下至非有先生、凭虚公子，安所得其真者而寻之？”不知此以文胜，非以事胜也。至演义一家，幻易而真难，固不可相衡而论矣。即如《西游》一记，怪诞不经，读者皆知其谬，然据所载，师弟四人各一性情，各一动止，试摘其一言一事，遂使暗中摸索，亦知其出自何人，则正以幻中有真，乃为传神阿堵。而已有不如《水浒》之讥。岂非真不真之关，固奇不奇之大较也哉！

即空观主人，其人奇，其文奇，其遇亦奇。因取其抑塞磊落之才，出绪余以为传奇，又降而为演义，此《拍案惊奇》之所以两刻也。其所摭摭，大都真切可据。即间及神天鬼怪，故如史迁纪事，摹写逼真，而龙之踞腹，蛇之当道，鬼神之理，远而非无，不妨点缀域外之观，以硬俗儒之隅见耳。若夫妖艳风流一种，集中亦所必存，唯污蔑世界之谈，则戛戛乎其务去。鹿门子常怪宋广平之为人，意其铁石心肠，而为《梅花赋》，则清便艳发，得南朝徐庾体。由此观之，凡托于椎陋以眩世，殆有不足信者夫！主人之言固曰：“使世有能得吾说者，以为忠臣孝子无难；而不能者，不至为宣淫而已矣！”此则作者之苦心，又出于平平奇奇之外者也。

时剞劂告成，而主人薄游未返。肆中急欲行世，征言于余。余未知搦管，毋乃“刻画无盐，唐突西子”哉！亦曰：“簸之扬之，糠秕在前”云尔。

壬申冬日睡乡居士题并书

小 引

丁卯之秋事，附肤落毛，失诸正鹄，迟回自门。偶戏取古今所闻一二奇局可纪者，演而成说，聊舒胸中磊块。非日行之可远，姑以游戏为快意耳。同侪过从者索阅一篇竟，必拍案曰：“奇哉所闻乎！”为书贾所侦，固以梓传请。遂为钞撮成编，得四十种。支言俚说，不足供酱瓿；而冀飞胫走，较捻髭呕血，笔冢研穿者，售不售反霄壤隔也。嗟乎！文讵有定价乎？

贾人一试而效，谋再试之。余笑谓：“一之已甚。”顾逸事新语可佐谈资者，乃先是所罗而未及付之子墨，其为柏梁余材、武昌剩竹，颇亦不少。意不能想，聊复缀为四十则。其间说鬼说梦，亦真亦诞。然意存劝戒，不为风雅罪人，后先一指也。

竺乾氏以此等亦为绮语障。作如是观，虽现稗官身为说法，恐维摩居士知贡举，又不免驳放耳。

崇禎壬申冬日即空观主人题于玉光斋中

目 录

- 第一卷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二卷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女棋童两局注终身…………… (12)
- 第三卷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白猿人白嫁亲生女…………… (28)
- 第四卷 青楼市探人踪 红花场假鬼闹…………… (41)
- 第五卷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岁朝天…………… (57)
- 第六卷 李将军错认舅 刘氏女诡从夫…………… (69)
- 第七卷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吴太守义配儒门女…………… (80)
- 第八卷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王朝议一夜迷魂阵…………… (90)
- 第九卷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龙香女认合玉蟾蜍…………… (100)
- 第十卷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…………… (114)
- 第十一卷 满少卿饥附饱扬 焦文姬生仇死报…………… (124)
- 第十二卷 硬堪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…………… (137)
- 第十三卷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…………… (145)
- 第十四卷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镵…………… (154)
- 第十五卷 韩侍郎婢作夫人 顾提控掾居郎署…………… (168)
- 第十六卷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失还魂牙僧索剩命…………… (181)
- 第十七卷 同窗友认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…………… (190)
- 第十八卷 甄监生浪吞秘药 春花婢误泄风情…………… (208)
- 第十九卷 田舍翁时时经理 牧童儿夜夜尊荣…………… (218)
- 第二十卷 贾廉访贗行府牒 高功父阴摄江巡…………… (227)
- 第二十一卷 许察院感梦擒僧 王氏子因风获盗…………… (236)
- 第二十二卷 痴公子浪使噪脾钱 贤丈人巧赚回头婿…………… (250)
- 第二十三卷 大姊魂游完宿愿 小姨病起续前缘…………… (262)

- 第二十四卷 庵内看恶鬼善神 井中谈前因后果…………… (272)
- 第二十五卷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…………… (282)
- 第二十六卷 儒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士助师得令终…………… (291)
- 第二十七卷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妹江上…………… (300)
- 第二十八卷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…………… (309)
- 第二十九卷 赠芝麻识破假形 撇草药巧谐真偶…………… (318)
- 第三十卷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偿聘金韩秀才赎子…………… (328)
- 第三十一卷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殉节妇留待双出柩…………… (337)
- 第三十二卷 张福娘一心贞守 朱天锡万里符名…………… (345)
- 第三十三卷 杨抽马甘请杖 富家郎浪受惊…………… (353)
- 第三十四卷 任君用恣乐深闺 杨太尉戏官馆客 (存目) …… (362)
- 第三十五卷 错调情贾母骂女 误告状孙郎得妻…………… (363)
- 第三十六卷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…………… (373)
- 第三十七卷 叠居奇程客得助 三救厄海神显灵…………… (384)
- 第三十八卷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再成交杨二郎正本…………… (394)
- 第三十九卷 神偷寄兴一枝梅 侠盗惯行三昧戏…………… (404)
- 第四十卷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…………… (420)

第一卷

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究法会分

诗曰：

世间字纸藏经同， 见者须当付火中。
或置长流清净处， 自然福禄永无穷。

话说上古苍颉制字，有鬼夜哭。盖因造化秘密，从此发泄尽了。只这一哭，有好些个来因。假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，凛如斧钺，遂为万古纲常之鉴——那些奸邪的鬼，岂能不哭？又如子产铸刑书，只是禁人犯法。流到后来，奸胥舞文，酷吏锻罪，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断送了多少人！那些屈陷的鬼，岂能不哭？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，凭着暗中朱衣神，不论好歹，只看点头。他肯点头的，便差池些，也会发高科、做高官；不肯点头的，遮莫你怎样高才，没处叫撞天的屈！那些呕心抽肠的鬼，更不知哭到几时，才是住手。可见这字的关系，非同小可。况且，圣贤传经、讲道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多用着他，不消说；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，佛家白马驮将来，也只是靠这几个字，致得三教流传，同于三光。那字是何等之物，岂可不贵重他！

每见世间人，不以字纸为意。见有那残书废页，便将来包长包短；以致因而揩台抹桌，弃掷在地，扫置灰尘污秽中。如此作践，真是罪业深重！假如偶然见了，便轻轻拾将起来，付之水火，有何重难的事，人不肯做？这不是人不肯做，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，二来不在心上的事，匆匆忽略过了。只要能存心的人，但见字纸，便加爱惜，遇有遗弃，即行收拾，那个阴德，可也不少哩！

宋时，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。见地上有遗弃的，就拾起焚烧；便是落在粪秽中的，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，用水洗净，或投之长流水中，或候烘晒干了，用火焚过。如此行之多年，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。一日，妻有娠将产，忽梦孔圣人吩咐道：“汝家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。我已奏过上帝，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，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果生一儿。因感梦中之语，就取

名为王曾，后来连中三元，官封沂国公。宋朝一代中三元的，只得三人，是宋庠、冯京与这王曾，可不是最稀罕的科名了！谁知内中这一个，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，岂非人人做得的事？如今世上人，见了享受科名的，那个不称羨？道是“难得”！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，却错过了不做。不知为何？且听小子说几句：

苍颉制字，爰有妙理。
三教圣人，无不用此。
眼观秽弃，颡当有泚。
三元科名，惜字而已；
一唾手事，何不拾取？

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，偶然记起一件事来。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，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，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。有诗为证：

翰墨因缘法宝流，山门珍秘永传留。
从来神物多呵护，堪笑愚人欲强谋。

却说唐朝侍郎白居易，号香山居士。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，专一精心内典，勤修上乘；虽然顶冠束带，是个宰官身，却自念佛看经，做成居士相。当时，因母病，发愿手写《金刚般若经》百卷，以祈冥佑，散施在各处寺宇中。后来五代、宋、元，兵戈扰乱。数百年间，古今名迹，海内亡失已尽，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？不知多怎地消灭了。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，流传得一卷，直至国朝嘉靖年间，依然完好，首尾不缺。凡吴中贤士大夫，骚人墨客，曾经赏鉴过者，皆有题跋在上，不消说得；就是四方名公游客，也多曾有赞叹顶礼，请求拜观，留题姓名日月的，不计其数。算是千年来稀奇古迹，极为难得的物事。山僧相传至宝收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。田禾淹尽，寸草不生，米价踊贵。各处禁柴闭籴，官府严示平价，越发米不入境了。原来大凡年荒米贵，官府只合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。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，贪那贵价，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；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，贪那贵价，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。米既渐渐辐辏，价自渐渐平减。这个道理，也是极容易明白的。最是那不识时务、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，专一遇荒就行禁柴、闭籴、平价等事，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。不知一行禁止，就有棍徒诈害。遇见本地交易，便自声扬犯禁，拿到公庭，立受枷责。那有身家的，怕惹事端，家中有米，只索闭仓高坐，又且官有定价，不许贵卖，无大利息，何苦出柴？那些贩米的客人，见官价不高，也无想头。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，惧怕败露受责受

罚。有本钱的人，不肯担这样干系，干这样没要紧的事。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，米价转高。愚民不知，上官不谙，只埋怨道：“如此禁闭，米只不多；如此抑价，米只不贱。”没得解说，只囫圇说一句“救荒无奇策”罢了。谁知多是要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。

闲话且不说。只因是年米贵，那寺中僧侣颇多，坐食烦难。平日檀越也为年荒米少，不来布施。又兼民穷财尽，饿殍盈途，盗贼充斥，募化无路。那洞庭山住在太湖中间，非舟楫不能往来。寺僧平时吃着十方，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，载米上门的了。真是：

香积厨中无宿食，净明钵里少余粮。

寺僧无计奈何。内中有一僧，法名辨悟，开言对大众道：“寺中僧徒不少，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。如今料无此大施主，难道抄了手，坐看饿死不成？我想：白侍郎《金刚经》真迹，是累朝相传至宝。何不将此件到城中，寻个识古董人家，当他些米粮，且度一岁？到来年有收，再图取赎，未为迟也。”住持道：“相传此经值价不少，徒然守着他，救不得饥饿，真是馊米囤饿杀了。把他去当米，诚是算计。但如此年时，那里撞得个人，肯出这样闲钱，当这样冷货？只怕空费着说话罢了。”辨悟道：“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，委是不能够。想起来，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，他是本山人，乃是本房檀越，就中与我独厚。这卷白侍郎的经，他虽未必识得，却也多曾听得。凭着我一半面皮，挨当他几十挑米，敢是有的。”众僧齐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索就过湖去走走。”

住持走去房中，厢内捧出经来。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，揭开里头看时，却是册叶一般装的，多年不经裱糊，浆气已无，周围镶纸，多泛浮了。住持道：“此是传名的古物，如此零落了，知他有甚好处？今将去与人家，藏放得好些，不要失脱了些便好。”众人道：“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，不必先自担忧。”辨悟道：“依着我说，当便或者当得来。只是救一时之急，赎取时，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？”众人道：“且到赎时再做计较，眼下只是米要紧，不必多疑了。”当下雇了船只，辨悟叫个道人随了，带了经包，一面过湖，到山塘上来。

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，辨悟上前稽首。相见已毕，严都管便问道：“师父何事下顾？”辨悟道：“有一件事，特来与都管商量，务要都管玉成则个。”都管道：“且说看何事？可以从命，无不应承。”辨悟道：“敝寺人众缺乏斋粮，目今年荒米贵，无计可施。寺中祖传《金刚经》，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相传价值千金——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——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，得应付米百来石，度过荒年，救合寺人众生命，实

是无量功德。”严都管道：“是甚希罕东西，金银宝贝做的，值此价钱？我虽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，真是千闻不如一见。师父且与我看看，再商量。”

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道：“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，原来是这等晦气色脸。倒不如外边这包，还花碌碌好看，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！”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，逐叶翻翻，一直翻到后面去，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，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，方喜动颜色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大略也值些东西，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。除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，多值了百来两银子，也不见得。我与师父相处中，又是救济好事，虽是百石不能够，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。”辨悟道：“多当多赎，少当少赎。就是五十石也罢，省得担子重了，他日回赎难措处。”

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，捧了进去。终久是相府门中手段，做事不小，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，当米五十石，付与辨悟道：“人情当的，不要看容易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开仓斛发。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，将米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，谢别了都管。千欢万喜，载回寺中不题。

且说这相国夫人，平时极是好善，尊重的是佛家弟子，敬奉的是佛家经卷。那年冬底，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。一向因过岁新正，忙忙未及简勘。此时已值二月中旬，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，内一行写着：“姜字五十九号，当洞庭山某寺《金刚经》一卷，本米五十石。”夫人道：“奇怪！是何经卷，当了许多米去？”猛然想道：“常见相公说道：‘洞庭山寺内，有卷《金刚经》，是山门之宝，’莫非即是此件？”随叫养娘们传出去，取进来看。不逾时取到，夫人盥手净了，解开包揭起看时，见是古老纸色。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，也知是旧人经卷。便念声佛道：“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，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。这些穷寺里，如何赎得去？留在此处亵渎，心中也不安稳。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，把此经还了他罢！省得佛天面上取利，不好看。”吩咐当中都管说：“把此项五十石，作做夫人斋僧之费，速唤寺中僧人，还他原经供养去！”

都管领了夫人的命，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，教他来领此经，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，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。事毕，到当中来拜都管。都管见了道：“来得正好，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。”辨悟道：“都管有何吩咐！”都管道：“我无别事。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，我家夫人知道了，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，不要你取赎了，白还你原经，去替夫人供养着，故此要寻你来还你。”辨悟见说，喜之不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，使此经重还本寺，真是佛缘广大，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，连

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！”都管道：“好说，好说。”随去禀知夫人，请了此经出来，奉还辨悟。夫人又吩咐都管：“可留来僧一斋。”都管遵依，设斋请了辨悟。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行。

到得下船埠头，正值山上烧香多人，坐满船上，却待开了；辨悟叫住，也搭将上去，坐好了开船。船中人你说张家长，我说李家短。不一时，行至湖中央。辨悟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说来说去，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，真是个善心喜舍，量大福大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辨悟道：“是王相国夫人。”众人内中有的道：“这是久闻好善的。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？”辨悟指着经包道：“即此便是大布施。”众人道：“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。”辨悟道：“若是有心施舍，多些也不为奇。专为是出于意外的，所以难得。”众人道：“怎生出于意外？”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，今日如何白还的事，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一个荒年，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。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赎取，今得奉回，实出侥幸。”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，好生不信。有的道：“出家人惯说大话，那有这事？”有的道：“他又不花我们东西，何故掉谎？敢是真的！”又有的道：“既是值钱的佛经，我们也该看看。一缘一会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要与辨悟取出来看。

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，便道：“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列位未必识认，袞袞读读，看他则甚？”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，姓黄号丹山，混名黄撮空，听得辨悟说话，便接口道：“师父出言，太欺人！什么白侍郎、黑侍郎，便道我们不认得！那个白侍郎，名字叫得白乐天，《千家诗》上多有他的诗，怎欺负我不晓得？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，也是个缘分，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。”众人听得，尽拍手道：“黄先生说得有理。”齐就去辨悟身边，讨取来看。辨悟四不拗六，抵挡众人不住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在舱板上，揭开经来。那经叶不粘连的了，正揭到头一板，怎当得湖中风大，忽然一阵旋风，搅到经边一掀。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撒住，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。那时，辨悟只好按着，不能脱手去取，忙叫众人快快收着。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，你挨我挤，吆吆喝喝，磕磕撞撞，那里捞得着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被风一卷，早卷起在空中。原来一年之中，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，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，只在此时。那时是二月天气，正好随风上去，那有下来的风，恰恰吹来还你船中？况且太湖中间，汪汪漾漾的所在，没弄手脚处。只好共睁着眼，望空仰看。但见：

天际飞冲，似炊烟一道直上；云中荡漾，如游丝几个翻身。纸鸢到处好为邻，俊鹤飞来疑是伴。底下叫的叫，跳

的跳，只在湖中一叶舟；上边往一往，来一来，直通海外三千国。不生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，没处借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。

辨悟手按着经卷，仰望着天际，无法施展，直看到望不见才住。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，只叫得苦。众人也多呆了，互相埋怨。一个道：“才在我手边，差一些儿不拿得住。”一个道：“在我身边飞过，只道你来拿，我住了手。”大家唧唧。一个老成的道：“师父再看看，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。”辨悟道：“那里是素纸！刚是揭开头一张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众人疑惑。辨悟放开双手看时，果然失了头一板。辨悟道：“千年古物，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！”忙把来叠好，将包包了，紫涨了面皮，只是怨怅。众人也多懊悔，不敢则声。黄撮空没做道理处，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。看见辨悟不喜欢，也再没人敢讨看了。船到山边，众人各自上岸散讫。

辨悟自到寺中来，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，合寺无不喜欢赞叹。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，瞒住不说。寺僧多是不在行的，也没有人翻来看看，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河南卫辉府，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府太守，择日上任。家中亲眷设酒送行，内中有一个人，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，曾到苏、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。席间对柳太守说道：“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。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，有一件稀奇的物事，乃是白香山手书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古迹，价值千金。今老亲丈就在邻邦，若是有个便处，不可不设法看一看。”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，他虽不好古董，却是个极贫的性子，见说了值千金，便也动了火，牢牢记在心上。到任之后，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，多有晓得的。只是苏、松隔属，无因得看。他也不是本心要看，只因千金之说，上心希图。频对人讲，或有奉承他的，解意了、购求来送他，未可知。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是隔府的东西，他不过无心问及，不以为意。以后，在任年余，渐渐放手长了。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，他传出密示，要苏州这卷《金刚经》。诨知富翁要银子反易，要这经却难。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，寺僧道是家传之物，并无卖意。及至问价，说了千金。买的多不在行，伸伸舌，摇摇头，恐怕做错了生意，折了重本，看不上眼，不是算了，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。回说：“《金刚经》乃本寺镇库之物，不肯卖的，情愿纳价罢了。”太守见了白物，收了顽涎，也不问起了。如此不止一次。这《金刚经》倒是那太守发科分起发人的丹头了，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，一发上心。

有一日，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，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。太守暗喜道：“取《金刚经》之计，只在此僧身上了。”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，悄悄吩咐他道：“你到监中，可与我密密叮嘱这行脚僧，我当堂再审时，叫他口里扳着苏州洞庭山某寺，是他窝赃之所，我便不加刑罚了。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！”禁子道：“太爷吩咐，小的性命，恁地不值钱，多在小的身上罢了。”禁子自去依言行事。

果然，次日升堂，研问这起盗犯，用了刑具，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赃仗窝家。独有这个行脚僧，不上刑具，就一口招道：“赃在洞庭山某寺窝着，寺中住持叫甚名字。”原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，一应荒庙野寺投斋投宿，无处不到，打听做眼。这寺中住持姓名，恰好他晓得的，正投太守心上机会。太守大喜，取了供状，叠成文卷。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，要提这寺中住持。差人赍文坐守，捕厅金了牌，另差了两个应捕，驾了快船，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。真个：

人似饥鹰，船同蜚虎。鹰在空中思攫食，虎逢到处立
吞生。静悄村墟，魑地神号鬼哭；安闲舍宇，登时犬走鸡
飞。即此便是活无常，阴间不数真罗刹。

应捕到了寺门前，雄纠纠的走将入来，问道：“那一个是住持？”住持上前稽首道：“小僧就是。”应捕取出麻绳来便套。住持慌了手脚道：“有何事犯，便值得如此？”应捕道：“盗情事发，还问什么事犯！”众僧见住持被缚，大家走将拢来，说道：“上下不必粗鲁！本寺是山塘王相府门徒，等闲也不受人欺侮。况且寺中并无歹人，又不曾招接什么游客住宿，有何盗情干涉？”应捕见说是相府门徒，又略略软了些，说道：“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。我们捕厅因常州府盗情事，扳出与你寺干连，行关守提。有干无干，当官折辩，不关我等心上。只要打发我等起身。”一个应捕假做好人道：“且宽了缚，等他去周置，这里不怕他走了去。”住持脱了身，讨牌票看了，不知头由。一面商量收拾盘缠，去常州分辩；一面将差使钱送与应捕。应捕嫌多嫌少，诈得满足了才住手。

应捕带了住持下船。辨悟叫个道人跟着，一同随了主持，缓急救应。到了捕厅，点了名，办了文书，解将过去。免不得书房与来差多有了使费。住持与辨悟、道人，共是三人，雇了一个船，一路盘缠了来差，到常州来。

说话的，你差了。隔府关提，尽好使用支吾，如何去得这样容易？——看官有所不知，这是盗情事，不比别样闲讼，须得出身辩白，不然怎得许多使用？所以只得来了。——未见官时，辨悟先去府中细细打听劫盗与行脚僧

名字，来踪去迹，与本寺没一毫影响，也没个仇人在内。正不知祸根是那里起的，真摸头路不着。说话间，太守升堂。来差投批，带住持到。太守不开言问甚事由，即写监票发下监中去。住持不曾分说得一句话，竟自黑碌碌地吃监了。

太守监罢了住持，唤原差到案前来，低问道：“这和尚可有人同来么？”原差道：“有一个徒弟，一个道人。”太守道：“那徒弟可是了事的？”原差道：“也晓得事体的。”太守道：“你悄地对那徒弟说，可速回寺中去取那本《金刚经》来，教你师父，便得无事。若稍迟几日，就讨绝单了。”原差道：“小的去说。”太守退了堂，原差跌跌脚道：“我只道真是盗情，原来又是什么《金刚经》！”盖只为先前借此为题，诈过了好几家，衙门人多是晓得的了。走去一十一五对辨悟说了。辨悟道：“这是我上世之物。怪道日前有好几起常州人来寺中求买，说是府里要。我们不卖与他，直到今日，却生下这个计较，陷我师父，强来索取，如今怎么处？”原差道：“方才明明吩咐，稍迟几日，就讨绝单。我老爷只为要此经，我这里好几家受了累。何况是你本寺有的，不送得他，他怎肯住手，却不枉送了性命？快去与你住持师父商量去。”

辨悟就央原差领了到监里，把这些话一一说了。住持道：“既是如此，快去取来送他，教我出去罢了。终不成为大家门面的东西，断送了我一个人性命罢！”辨悟道：“不必二三，取了来就是。”对原差道：“有烦上下代禀一声，略求宽容几日，以便往回。师父在监，再求看觑。”原差道：“既去取了，这个不难，多在我身上。放心前去！”

辨悟留下盘缠，与道人送饭。自己单身，不辞辛苦，星夜赶到寺中。取了经卷，复到常州。不上五日，来会原差道：“经已取来了。如何送进去？”原差道：“此是经卷，又不是什么财物。待我在转桶边击梆，禀一声，递进去不妨。”果然原差递了进去。

太守在私衙，见说取得《金刚经》到，道是宝物到了。合衙人眷多来争看，打开包时，太守是个粗人，本不在行，只道千金之物，必是怎地庄严；看见零零落落，纸色晦黑，先不像意。揭开细看字迹，见无个起首，没头没脑。看了一会，认有细字号数。仔细再看，却原来是第二叶起的。太守大笑道：“凡事不可虚慕名。虽是古迹，也须得完全才好。今是不全之书，头一板就无了，成得甚用？说什么千金百金，多被这些酸子传闻误了，空费了许多心机。难为这个和尚坐了这几日监，岂不冤枉？”内眷们见这经卷既没什么好看，又听得说和尚坐监，一齐撺掇，叫还了经卷，放了和尚。太守也想道：“没甚紧要。”仍旧发与原差，给还本主。衙中传出去说：“少了头一张，用不着，故

此发了出来。”辨悟只认还要补头张，怀着鬼胎道：“这却是死了！”正在心慌，只见连监的住持多放了出来。原差来讨赏道：“已此没事了。”住持不知缘故，原差道：“老爷起心要你这经，故生这风波。今见经不完全，没有什么头一张，不中他意，有些懊悔了。他原无怪你之心，经也还了，事也罢了。恭喜！恭喜！”

住持谢了原差，回到下处。与辨悟道：“那里说起，遭此一场横祸！今幸得无事，还算好了。只是适才听见说，经上没了头张，不完全，故此肯还。我想，此经怎的不完全？”辨悟才把前日太湖中众人索看，风卷去头张之事，说了一遍。住持道：“此天意也！若是风不吹去首张，此经今日必然被留，非复我山门所有了。如今虽是缺了一张，后边名迹还在，仍旧归吾寺宝藏。此皆佛天之力。”喜喜欢欢，算还了房钱、饭钱。师徒与道人三众雇了一个船，同回苏州来。

过了浒墅关数里，将到枫桥，天已昏黑。忽然风雨大作，不辨路径。远远望去，一道火光烛天。叫船家对着亮处，只管摇去。其时风雨也息了，看看至近，却是草舍内一盏灯火明亮，听得有木鱼声。船到岸边，叫船家缆好了。辨悟蹑上去，叩门讨火。门还未关，推将进去，却是一个老者靠着桌子诵经。见是个僧家，忙起身叙了礼。辨悟求点灯，老者打个纸捻儿，蘸蘸油，点着了，递与辨悟。辨悟接了纸捻，照得满屋明亮。偶然抬头带眼，见壁间一幅字纸粘着。无心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大叫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”老者问道：“师父见此纸，为何大惊小怪？”辨悟道：“此话甚长。小舟中还有师父在内，待小僧拿火去照了，然后再来奉告，还有话讲。”老者道：“老汉是奉佛弟子，何不连尊师接了起来？”老者就叫小厮祖寿出来，同了辨悟到舟中，来接那一位师父。辨悟未到船上，先叫住持道：“师父快起来！不但投着主人，且有奇事了。”住持道：“有何奇事？”辨悟道：“师父且到里面见了主人，请看一件物事。”住持同了辨悟走进门来，与主人相见了。辨悟拿了灯，拽了住持的手，走到壁间，指着那一幅字纸道：“师父可认认看！”住持抬眼一看，只见首一行是“金刚般若波罗密经”，第二行是“法会因由分第一”，正是白香山所书，乃经中之首叶，在湖中飘失的！拍手道：“好像是吾家经上的，何缘得在此处？”老者道：“贤师徒惊怪此纸，必有缘故。”辨悟道：“老丈肯把得此纸的根由一说，愚师徒也剖心相告。”老者摆着椅子道：“请坐了献茶，容老汉慢讲。”师徒领命，分次坐了。

奉茶已毕，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姚，是此间渔人。幼年不曾读书，从不识字，只靠着鱼虾为生。后来中年，家事尽可度日了。听得长老们说因果，自悔作

业太多，有心修行。只为不识一字，难以念经，因此自恨。凡见字纸，必加爱惜，不敢作践。如此多年。前年某月某日晚间，忽然风飘什么物件下来，到于门首。老汉望去，只看见一道火光落地。拾将起来，却是一张字纸。老汉惊异，料道多年宝惜字纸，今日见此光怪，必有奇处。不敢亵渎，将来粘在壁间，时常顶礼。后来有个道人到此见了，对老汉道：“此《金刚经》首叶，若是要念全经，我当教汝。”遂手出一卷，教老汉念诵一遍。老汉随口念过，心中豁然，就把经中字一一认得。以后日渐增加，今颇能遍历诸经了。记得道人临别时，指着此纸道：“善守此幅，必有后果。”老汉一发不敢怠慢，每念诵时，必先顶礼。今两位一见，共相惊异，必是晓得此纸的来历了。”住持与辨悟同声道：“适间迷路，忽见火光冲天。随亮到此，却只是灯火微明，正是怪异。方才见老丈见教，得此纸时，也见火光。乃知是此纸显灵，数当会合。老丈若肯见还，功德更大了。”老者道：“非师等之物，何云见还？”辨悟道：“好教老丈得知，此纸非凡笔，乃唐朝侍郎白香山手迹也。全经一卷，在吾寺中，海内知名。吾师为此近日被一个狠官人拿去，强逼要献，几丧性命。没奈何，只得献出。还亏得前年某月某日湖中遇风，飘去首叶，那官人嫌他不全，方得重还。今日正奉归寺中供养，岂知却遇着所失首叶在老丈处，重得瞻礼。前日若非此纸失去，此经已落他人之手；今日若非此纸重逢，此经遂成不全之文。一失一得，不先不后。两番火光，岂非韦驮天尊有灵，显此护法手段出来么？”老者似信不信的答应。辨悟走到船内，急取经包上来，解与老者看，乃是第二叶起的。将来对着壁间字法纸色，果然一样无差。老者叹异，念佛不已。将手去壁间揭下来，合在上面，长短阔狭无不相同，一卷经完完全全了。三人尽皆欢喜。老者吩咐治斋相款，就留师徒两人同榻过夜，住持私对辨悟道：“起初我们恨柳太守，如今想起来，也是天意。你失去首叶，寺中无一人知道，珍藏到今。若非此一番跋涉，也无从遇着原纸来完全了。”辨悟道：“上天晓得柳太守起了不良之心，怕夺了全卷去，故先吹掉了一纸。今全卷重归，仍旧还了此一纸。实是天公之巧，此卷之灵！想此老亦是会中人，所云道人，安知不是白侍郎托化来的？”住持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是夜，姚老者梦见韦驮天尊来对他道：“汝幼年作业深重，亏得中年回首，爱惜字纸，已命香山居士，启汝天聪。又加守护经文，完成全卷，阴功更大，罪业尽消。来生在文字中受报，福祿非凡。今生且赐延寿一纪，正果而终。”老者醒来，明明记得。

次日，对师徒二人道：“老汉爱护此纸经年，今见全经，无量欢喜。虽将此纸奉还，老汉不能忘情。愿随老师父同行，出钱请个裱匠，到寺中重新装

好，使老汉展诵几遍，方为称怀。”师徒二人道：“难得檀越如此信心，实是美事，便请下船同往敝寺随喜一番。”老者吩咐了家里，带了盘缠，唤小厮祖寿跟着。又在城里接了一个高手的裱匠，买了作料，一同到寺里来，盘桓了几日。等裱匠完工，果然裱得焕然一新。便出衬钱请了数众，展念《金刚经》一昼夜，与师徒珍重而别。

后来，每年逢诞日或佛生日，便到寺中瞻礼白香山手迹一遍，即行持念一日，岁以为常。年过八十，到寺中沐浴坐化而终。寺中宝藏此卷，闻说至今犹存。有诗为证：

一纸飞空大有缘，反因失去得周全。

拾来宝惜生多福，故纸何当浪弃捐？

小子不敢明说寺名，只怕有第二个像柳太守的寻踪问迹，又生出事头来。再有一诗，笑那太守道：

俺父何知风雅缘，贪看古迹只因钱。

若教一卷都将去，宁不冤他白乐天！

第二卷

小道人一着饶天下

女棋童两局注终身

词云：

百年伉俪是前缘，天意巧周全。试看人世，禽鱼草木，各有蝉联。从来材艺称奇绝，必自种姻婭。文君琴思，仲姬画手，匹美双传。

调寄〔眼儿媚〕

自古道：物各有偶。才子佳人，天生匹配，最是人世上的佳话。看官且听小子说。山东兖州府巨野县有个秣芳亭，乃是地方居民秋收之时，祭赛田祖先农公举社会聚饮的去处。向来亭上有一匾额，大书三字在上，相传是唐颜鲁公之笔。失去已久，众人无敢再写。一日正值社会之期，乡里父老相商道：“此亭徒有其名，不存其匾。只因向是木匾，所以损坏。今若立一通石碑在亭中，别请当今名笔写此三字在内，可垂永久。”此时只有一个秀才，姓王，名维翰，是晋时王羲之一派子孙。惯写颜字，书名大盛。父老具礼相求，道其本意。维翰欣然相从，约定社会之日，就来赴会，即当举笔。父老磬石端正。

到于是日，合乡村男妇儿童无不毕赴，同观社火。你道如何叫得社火？凡一应吹箫、打鼓，踢球、放弹、构栏、傀儡、五花爨弄诸般戏具，尽皆施呈，却像献来与神道观玩的意思；其实只是人扶人兴，大家笑耍取乐而已。所以王孙公子，尽有携酒挟仗，特来观看的。直待诸戏尽完，赛神礼毕，大众齐散，只留下主会几个父老亭中同分神福，享其祭余，尽醉方休。此是历年故事。

此日只为邀请王维翰秀才书石，特接着上厅行首谢天香，在会上相陪饮酒。不想王秀才别被朋友留住，一时未至。父老虽是设着酒席，未敢自饮，呆呆等待。谢天香便问道：“礼事已毕，为何迟留不饮？”众父老道：“专等王秀才来。”谢天香道：“那个王秀才？”父老道：“便是有名会写字的王维翰秀才。”谢天香道：“我也久闻其名，可惜不曾会面。今日社酒却等他做甚？”父老道：

“他许下在石碑上写‘秣芳亭’三字。今已磨墨停当在此，只等他来动笔罢，然后饮酒。”谢天香道：“既是他还未来，等我学写个儿耍耍何如？”父老道：“太姐又能写染？”谢天香道：“不敢说能，粗学涂抹而已。请过大笔一用，取一回笑话，等王秀才来时，抹去了再写不妨。”父老道：“俺们那里有大笔？凭着王秀才带来用的。”谢天香看见瓦盆里墨浓，不觉动了挥洒之兴，却恨没有大笔应手。心生一计，伸手在袖中摸出一条软纱汗巾来，将角儿团簇得如法，拿到瓦盆边蘸了浓墨，向石上一挥，早写就了“秣芳”二字。正待写“亭”字起，听得鸾铃响。一人指道：“兀的不是王秀才来也！”谢天香就住手不写。抬眼看时，果然王秀才骑了高头骏马，瞬息来到亭前。从容下马，到亭中来。众父老迎着，以次相见。谢天香末后见礼。王秀才看了谢天香容貌，谢天香看了王秀才仪表，两相企羡，自不必说。

王秀才看见碑上已有“秣芳”二大字，墨尚未干，称赞道：“此二字笔势非凡，有恁样高手在此，何待小生操笔？却为何不写完了？”父老道：“久等秀才不到，此间谢大姐先试写一番看看。刚写得两字，恰好秀才来了，所以住手。”谢天香道：“妾身不揣，闲在此间作耍取笑，有污秀才尊目。”王秀才道：“此书颜骨柳筋，无一笔不合法。不可再易，就请写完罢了。”父老不肯道：“专仰秀才大名，是必要烦妙笔一番。”谢天香也谦逊道：“贱妾偶尔戏耍，岂可当真！”王秀才道：“若要抹去二字，真是可惜！倘若小生写来，未必有如此妙绝，悔之何及！恐怕难为父老每盛心推许，容小生续成罢了。只问适间大姐所用何笔？就请借用一用。若另换一管，锋端不同了。”谢天香道：“适间无笔，乃贱妾用汗巾角蘸墨写的。”王秀才道：“也好，也好。就借来试一试。”谢天香把汗巾递与王秀才。王秀才接在手中，向瓦盆中一蘸，写个“亭”字续上去。看来笔法俨如一手写成，毫无二样。父老内中也有斯文在行的，大加叹赏道：“怎的两人写来恰似出于一手！真是才子佳人，可称双绝！”王秀才与谢天香俱各心里喜欢，两下留意。

父老一面就命勒石匠把三字刻将起来；一面就请王秀才坐了首席，谢天香陪坐，大家尽欢吃酒。席间，王秀才与谢天香讲论字法。两人多是青春美貌，自然投机。父老每多是有年纪历过多少事体过的，有什么不解意处。见两人情投意合，就撺掇两下成其夫妇。后来竟谐老终身。

这是两个会写字的成了一对的话。看来，天下有一种绝技，必有一个同声同气的在那里凑得。在夫妻里面，更为稀罕。自古书、画、琴、棋，谓之文房四艺。只这王、谢两人，便是书家一对夫妻了。若论画家，只有元时魏国公赵子昂与夫人管氏仲姬两个多会画，至今湖州天圣禅寺东西两壁，每人